

名城
烟

黄河怀想

谢善晓 孙以年 / 主编

◎ 易
乾 / 著

三晋遐想



学习出版社

三晋遐想

谢善骅 孙以年 / 主编

易 乾 / 著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遐想/易乾著.

-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11

(名城烟云.黄河怀想)

ISBN 7-80116-403-2

I. 三…

II. 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5944 号

三 晋 遐 想

SAN JIN XIA XIANG

易 乾 著

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 邮编:100806 电话:010-66063020)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8.5印张 162千字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116-403-2/D·345

定价:16.0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 1 / 走进娘子关（代前言）
- 23 / 叱咤风云数“骠骑”
- 40 / 千古“武圣”关云长
- 56 / 云冈·佛雕·拓跋氏
- 73 / 奇山奇水话奇人
- 92 / 诗画圣手王摩诘
- 114 / 力挽狂澜的晋公
- 132 / 独钓寒江唱挽歌
- 151 / 在杨家将故土
- 168 / 《资治通鉴》和司马温公
- 186 / 追寻遗山旧址
- 207 / 《西厢》情系千秋结
- 226 /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
- 250 / “洞穴遗民”傅青主



走进娘子关

(代前言)

—

我写的山西，乃是外地人眼里的山西。作为写山西的书，它只不过是从庞硕的大鹏身上拔下的一根小小的羽毛。

说来不信，我最早是从《史记》中知道山西的。在日寇侵华的儿时逃难到苏北农村，穷乡僻壤，孤陋寡闻到了惊人的地步。比如我问一位摇过班船的老船工：“洪泽湖对面是什么地方？”答曰：“佛国。”倒是私塾老先生特别地道，教我们读《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这就把我带进了那个神秘、浩渺、似懂非懂的远古……

我赞叹帝尧放勋“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的威仪；我敬佩虞舜重华“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的多方面才干（《史记·五帝本纪》）。读《夏本纪》，我更对大禹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的治水功绩崇仰得五体投地。私塾老先生说，历山、壶口、太原、岳阳，都在山西。那时读书人迷信“三皇五帝”，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阪（今山西永济），占了“五帝”中的两帝，加上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鼎鼎大名的唐尧、虞舜、夏禹的都城都在山西，在我幼稚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种对古老文明的憧憬和神往油然而生。

我踏上山西这块黄土地，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正是9月初，淮北和冀中平原赤日炎炎，酷热难当。列车过了石家庄，地势步步攀高，两侧险峰夹峙，穿过数不清的隧道山洞，山峦丘壑间吹来阵阵凉风，被称为“三晋门户”的娘子关已屹立眼前。

与平原景物迥异，娘子关周围陡壁如削，奇峰环连，山顶上古长城逶迤蜿蜒，山腰间旧城堡的断壁残垣依稀可辨。“楼头古戍楼边寨，城外青山城下河”，相传一千三百多年前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曾统兵数万驻守于此。男人打仗不稀奇，女子带兵不多见，于是娘子关由此得名。这里山峻水险，隘寨雄兀，是山西通向东部的咽喉，是旧时人们进入三晋的第一道关卡。

刚过娘子关，突然，雷声轰鸣，暴雨倾盆而下，霎时间群山丛岭云遮雾障，铺天盖地的浑黄浊流，越过弗梁，闯过陡坡，从四面八方直泻而下，似千军万马漫过公路，直冲铁道路基，那势头，着



实令人胆怵。一雨成秋，透过密封的车窗，寒风仍飕飕钻进，一小时内仿佛换了个季节。唐代诗人苏轼写过五言绝句《汾上惊秋》，一个“惊”字，准确地道出了这里气候转换的急速，感受到“心摇摇如悬旌”的滋味：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

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

秋，带着明净和萧瑟，无声无息地走来。当我们冻得嘴唇发紫的一行出现在太原车站时，过往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东道主《太原日报》总编邢建堂先生哈哈大笑，诙谐地说：“山西是不错的避暑胜地吧！”

娘子关内，是个精彩的世界，它以特有的魅力吸引我在以后的十年内两度走进娘子关。

我从太原南行，寻摩诘故里，登平遥古城，访西厢遗址，观龙门湍流；再自雁门北上，过应县，穿浑源，经大同，沿着卫青、霍去病昔日追敌的路线，直到内蒙古阴山脚下。

要了解三晋，免不了问津山西书肆，介绍山西的书不可胜数。我阅读三晋典籍，熟悉河东人物，体味黄河风情，咀嚼文采风骚。从许多典籍和翰墨画卷中，我惊奇地发现，不仅是我，古今众多的外地人一踏上这块黄土地，都表现出对这里的一切情有独钟。且不说李白、范仲淹、欧阳修、于谦、戚

继光……就如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在他的后半生，就曾五次漫游山西。这位来自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的江南游子，在他第五次来到太原时，写下一曲《蝶恋花》：

十里浮岚山远近，小雨初收，最喜春沙软。又是天涯芳草遍，年年汾水看归雁。系马青松犹在眼，胜地重来暗记韶华变。依归纷纷凉月满，照人独上溪桥畔。

朱彝尊笔下的晋中河谷平原，清秀典雅，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使人仿佛置身于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然而，山西还有雄浑奇兀的雁门，飞流湍急的壶口，峰险壁陡的偏关，壮丽璀璨的五台……

山西的魅力，还不仅是山川雄奇气势万千，它又像一幅漫长的历史画卷，蕴藏着很多省份所缺少的丰腴深厚的古老文化底蕴，既有稀世瑰宝，也有沉重的积淀。漫游三晋，仿佛在历史长廊中散步，既有自豪的激情，也有遗憾和感慨。然而，我却感到空前的充实。

我曾经到过半坡遗址，也瞻仰了良渚文化，说实话，它们使我感到源远流长，但并不觉得辉煌璀璨。徜徉三晋大地，我仿佛步入时间隧道，依稀听到祖先们从远古走来的脚步声，恍惚看到历朝历代的“风流人物”和“非风流人物”，或运筹帷幄，或决战疆场；或文章盖世，或权谋超群；或堂堂正



正，或鬼鬼祟祟……宛若一个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滚翻着华夏民族的光荣和苦难，闪烁着人类的智慧和诡诈，进而促使人们深深思索，于是，我一头沉入这片黄土地的往事。也许这就是“缘分”。

尤其使我魂萦梦牵的，是我接触到的河东人物。他们是那么豪爽，坦诚，古道热肠，豁达大度。作为报社间的“易地采风”，他们总是热情地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条件。每次相聚，我都留下衷心的祝福，带着他们的深情厚谊“满载而归”。为此，我不辞浅陋，从广袤的黄土地上摘一束小花，献给这片古老的大地，献给《太原日报》、《太原晚报》的我的同行们。

二

漫游三晋南北，山水雄奇壮丽，遍布全境的名胜古迹展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但，这是一方灾难深重的土地。在山西，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战争，谁也说不清楚。战国名将廉颇、李牧曾在此建功立业；汉代的卫青、霍去病从这里追歼匈奴；唐朝郭子仪率领并州子弟从井陉出兵，平定安史之乱，中兴李唐王朝；北宋第二任皇帝赵光义血洗太原，杨家将雁北抗辽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这里，奔驰过戎狄战马，匈奴铁骑，是鲜卑人的“前哨”，契丹人的“后院”，沙陀人以此作为桥头堡，虎视眈眈地窥伺“花花世界”的中原……如



今的桑干河，河道干涸，浅流浑黄，它却是古代兵家鏖战的前沿。在晋北应县，山西朋友告诉我，这条贯穿晋冀两省北部的河流，是条战争的河，古代曾名为无定河，后来改为永定河，它使我想起“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悲怆诗句。

山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到处是抢攻固守的制高点，随处可见伏兵奇袭的深壑密林。在旅途中，如果你偶然看到一片开阔地带，这里必定在历史上打过恶仗。晋中南高平县境内有座丹朱岭，山下丹水流淌，水滨有一个长五十余华里的盆地，就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秦赵“长平之战”的古战场。

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是“军事理论家”，谈论用兵头头是道，他带兵来到长平，一变老将廉颇的战略，反守为攻，结果被秦将白起切断后路，分割包围，困守四十多天，突围时全军覆灭。赵括中箭身亡，四十余万士兵被俘。白起一夜之间，残忍地将他们统统坑杀在杨谷。后人诗叹道：

高台百尺尽头颅，何止屈屈万骨枯。

矢石无情缘斗胜，可怜降卒有何事？

漫长的岁月抹去了战争的痕迹。现在，这里是满山遍野的高粱、果林，已找不到当年“荒山空四野，枯树带斜阳”的凄凉景象。但在附近米山村的西山坡，还有一座骷髅庙遗址，相传是战后赵人用被坑杀降卒的骨骸建成的庙宇，听到这里令人毛骨



悚然。周围村庄的名称，如“箭头”、“弃甲”、“围城”、“三军”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硝烟味。看来这场战争的悲惨烙印，铭刻在子子孙孙的心头。

四十余万人的生命，换来了“纸上谈兵”四个字的历史教训。但它留给后人的，又岂止是一场战争的胜负？

另一处著名的古战场，是晋北大同市东北五公里的马铺山。这是一座三百余米高的丘陵，原名白登山。公元前 200 年，汉高祖刘邦和匈奴冒顿单于在这里打了一仗，刘邦输得很惨。从此，史书上留下了“白登之战”或“平城之围”的记载。

汉高祖七年秋，刘邦亲率大军征伐匈奴，一连打了几个胜仗，从晋阳追到楼烦，匈奴兵一击就散，旋而复聚，打打追追，引诱汉军西行。时值十月，天下大雪，汉军将士“堕指者二三”，即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汉军失去战斗力。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前出塞》中所写：“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层冰间。”刘邦孤军追敌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在白登山下，突然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伏兵团团包围，刘邦方知中计。他对吃败仗虽然早就习以为常，但看到这阵势，也不免胆战心惊。

夜晚，四围篝火点点，柝声阵阵，胡笳呜咽，牧马悲鸣，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一连七天七夜，营内无粮草，后继部队遭匈奴重兵阻击，无法救援，刘邦陷入绝境。



但刘邦毕竟不是赵括。他采纳谋臣陈平的建议，走“夫人路线”，派密使重贿冒顿的夫人阼氏。果然，“枕边风”最灵，冒顿听从夫人劝告，解围一角，刘邦率残部逃出，与大军会合，冒顿也引兵北还。一场本来可使山河变色历史重写的战争，就此草草收场。

刘邦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了最复杂的麻烦。这是东方式的智慧。

“为尊者讳”，历来是中国人的厚道之处。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没有只字“白登之战”的记载；只有在《匈奴列传》里，简要地记述了这场战争。这意味着，不是刘邦吃败仗，而是冒顿打了胜仗。不过，和后世一切胜利全赖“吾皇圣明”、一切失败统统诿过他人比较起来，我们能够理解当时太史公的煞费苦心。

但刘邦仍不失为智者。战后他接受谋士娄敬献策，采取了和亲政策。和亲，促使汉匈之间多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为汉王朝赢得时间休养生息。半个世纪后，出现了汉民族引为自豪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对匈奴发动全面出击奠定了基础。

如今，白登山满目青葱，坚实的风化土坡上长满松树和灌木丛，点缀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瘦小、孱弱，但在北方大漠刮来的阵阵风沙中，却依然是那么精神。山巅上昔日刘邦被困的白登台早已圯颓湮没，但在山麓绿树丛中有一座汉阙式的碑



亭，亭内巨大的石碑上正面镌刻着“汉白登之战遗址”七个大字，背面的碑文摘录正史原文，记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

山西多雄关险隘，这里大都山凶水恶，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向被誉为天然屏障。然而，1644年李自成从西安起兵北伐，穿越大半个山西，攻宁武关，克雁门，过娘子关，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直到北京城下。所以，清初诗人王士禛来到娘子关城楼，当他看到那块“京畿藩屏”的匾额时，不禁感慨万千地写道：

夫人城北走降氏，娘子关前高义旗。

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幗赠男儿。

诗人似乎怪错了对象。并非男儿守关不如妇女，而是朱明王朝已糜烂透顶，任何似铁雄关都挽救不了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亿万小民的心。

山西的古战场，使人增阅历长见识。战争包含着博大学问，在残酷的流血厮杀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兴衰规律、人生哲理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战争，使山西的人口减了又增，增了又减；城镇毁了又建，建了又毁，再毁再建；村庄变成废墟，而废墟上又重建家园，长遍茂盛的庄稼。战争，也锤炼了山西人的顽强和坚韧，战争的苦难铸就了山西一代代人的侠肝义胆和昂然豪气。我想起



那曾使几代人热血为之沸腾的歌曲《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这是六十年前民族危亡关头太行儿女的怒吼，是民族的呼喊，歌声在三晋大地回荡。听到这歌声，我对这一方英雄热土总按捺不住由衷的敬佩和赞美。

三

黄河，是山西的特色景观。壶口瀑布，龙门急流，偏关险滩，往往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贯穿三晋南北，故古代称这里为“河东”。它从内蒙古境内滚滚而来，经过晋西北的黄龙池，一路穿山越岭，翻谷爬坡，向南奔腾而下，再从晋西南的永济流向陕西潼关。多少人歌颂过这条“来自天上”的大河。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凉州词》，是盛唐诗人、并州名士王之涣“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的传世名作。它描绘了黄河的险峻、奇兀、雄浑和苍凉，让人们的心灵从九天之上，绕遍巅崖激流，然后回到洒满哀怨的人间。

在旧辖蒲州府的永济，人们已找不到古代的鹳



雀楼。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说：“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甚多。”其中，惟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流传千古：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平平实实的二十个字，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能琅琅吟诵的诗句，描绘了落日山河的苍茫，抒发了极目骋怀的雄心。这种从暝暝暮色中眺望壮阔前景的悠悠远思，正是黄河儿女的情怀。

可惜，人们对王之涣知之甚少，只知道在唐开元年间，他和王昌龄、高适齐名，常和王昌龄、崔国辅唱和，名动一时；还知道他“少有侠气，中年折节工文”，活了五十四岁。他留下的诗篇很少，但每篇都异彩闪耀，不愧是吟咏黄河的诗坛奇才。

黄河，孕育了中国的古代文化。也许是三晋雄浑山川灵气使然，山西出了不少诗人。

人们尊柳宗元为“柳河东”，白居易自称“太原白居易”，王绩、王勃、王维、温庭筠、元好问……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堪称是诗坛上的一座纪念碑。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不同时期的永济诗人。

永济，是虞舜重华的老家，大文学家柳宗元的故土，也是王之涣吟咏鹳雀楼的地方。唐大历年间，永济诗人卢纶以雄浑的诗风步入诗坛，他的《和张仆射塞下曲》两首，为经世之作，至今仍脍



炙人口：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诗句看来举重若轻，仿佛信手拈来，但以十分精炼而细腻的描绘，抒发壮烈的豪情。不管是写军旅生活，还是叙聚合离散，卢纶的诗，总是在平实中透露出豪迈，抒怀中蕴含着深情。

另一位永济诗人是晚唐的聂夷中。他的诗歌贴近百姓生活，冷峭而锋利，是乱世的呐喊，倾吐小民心声。他那著名的《伤田家》、《田家》，可与李绅的《悯农诗》媲美。请看他的《伤田家》：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几乎没有什么形容和夸张，寥寥数语，写出农家寅吃卯粮、朝不保夕的赤贫生活，勾勒出一幅萧条的凄惨画图。

晚唐的司空图，也是永济诗人。司空图为咸通



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后，隐居中条山王官谷。朱温篡唐，唐哀帝李祝被杀，他绝食而死。

隐遁的司空图是个“诗痴”，他曾写下“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但是，他在诗歌评论方面的成就，却远远超过他的诗。他的《二十四诗品》，是一部诗评名著。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雄浑、冲淡、纤秣、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造詣、飘逸、旷达、流动。如此分类是否科学，我不敢妄言，但它反映了古代诗人已达到的文化品位。

在这部著作中，司空图率先提出“神韵”这一美学概念。他倡导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既崇尚雄浑、豪放，也赞美纤秣、冲淡；既称誉高古、典雅，也欣赏自然、飘逸。他承认各种不同艺术风格各有所长。这也许就是《二十四诗品》在文坛久传不衰的原因。

卢纶、聂夷中、司空图仅仅是唐代永济诗人中三位代表人物。在永济一个州县，在一个朝代出了这么多享誉全国的诗坛名家，确实少见。虽然他们经历不同，风格迥异，但在后代读者脑海里，却反复地被打上“山西永济”的印记。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读永济诗人的诗，使我想起了三晋大地所创造的累累文化硕果，想起司马